

## 一 前言或緣起：

2002 年我因亞洲文化協會所贊助下參訪紐約一個月的時間，期間我參觀過幾個藝術村及 Chelsea, Soho 畫廊，我對紐約的藝術氛圍及藝術創作環境抱著極大的好奇與興趣，於是申請至紐約 I S C P 藝術村從事創作與學習這世界藝術的大都會生活型態與藝術村創作形式。

## 二 創作領域及創作過程：

### (一)我的創作領域與創作過程

我的創作領域現階使用羽毛材質於雕塑、裝置及地景藝術，而我的創作過程在得知我獲選為紐約藝術村時，我已先行將我的創作材料（羽毛）寄往藝術村，所以我的材料運用上沒有問題，接著在我抵達藝術村時已頻臨工作室開放，故我在極短的時間內適應附近環境與工作室的硬軟體設備，大約二十一天的時間我完成第一件裝置作品於工作室開放，其後我在五月十六日在聯合廣場創作第二件環境藝術，於六月時開始創作第三件作品，其間我在工作室也畫了近十張畫，過程除了第一件較為煩雜細鎖外，其餘作品我創作的很開心也沒有壓力。

### (二)駐地之軟硬體及介紹與藝術家交流互動：

1994 年創立的 International Studio & Curatorial Program 簡稱 ISCP(國際藝術工作室)位於格林威治街上一棟超過百年歷史的紅磚大樓的頂樓，現位於第八及第九大道與第三十九街之間。創辦人兼負責人艾略特 (Dennis Elliot) 表示成立 ISCP 的目的，就是幫助優秀國外藝術家在紐約起步，如果成熟且充滿企圖心的國外藝術家能獲得贊助者的資金挹注，來到紐約進行創作，加上精心安排讓藝術家接觸紐約的藝術環境與最佳資源，一定能爆出藝術的電石火光。因此 ISCP 提供約三十工作室讓國外藝術家使用，藝術家在此創作達一定數目後，再透過 ISP 的人脈與管道，將這些作品呈現給紐約的藝術界，尋求下一步的發展。ISCP 和 PS1 類似，只提供工作室，不包含住宿，也不接受國外藝術家的個人申請，必須透過他國的政府機構、基金會、企業、畫廊或個人的推薦，並由推薦單位贊助全額費用。由於位處於時代廣場(Time SQ)附近所以交通非常便利，但越是繁華地帶創作的環境亦顯吵雜，藝術村提供藝術家空間約十至十二坪大的空間，內附一套桌椅與空調設備，另層樓中有共用冰箱與微波爐及廚房供藝術家使用。

藝術村每年舉辦兩次工作室開放 (Open Studio)，一次在五月一次在十一月，藝術家約有三十位來自二十幾個國家，另藝術村每個月會安排二位策展人訪談，另有不定期集體出遊赴外州觀摩藝術村或美術館，在資訊的傳遞上，藝術村會以網路電子郵件知會藝術家每日每週或每月的展演訊息，或藝術家交流活動的訊息，例如：每個星期一晚上七點有藝術家創作交流活動，藝術家本身自行攜帶飲食赴八樓廚房聚會共享晚餐，於用餐時間各國藝術家便相互交換一週來的創作或逛畫廊的心得，並在餐後於藝術家中選定二至三位藝術家工作室互相觀摩與討論其工作情形與創作型態以及創作理念。這是很難得的經驗，觀摩別國藝術家的創作型態與創作方向大約可以理解該國或該地方的創作氛圍，及創作環境與態度，打個

比方我記憶深刻進入德國藝術家 Sophia 工作室，就感覺她是影像藝術創作者，其專業的設備由德國空運至此，創作本身就令人敬佩其工作的精神，她的嚴謹態度就如同一般的德國人一樣，她隨時攜帶攝影器具處處搜集創作的元素，再一一消化剪接，總是覺得台灣影像藝術家所不及之處。另外我也參加二位日本的藝術家工作室，他們都是來至日本大板城市的藝術家，他們都是畫家，畫風是日本風格，但他們的企圖心都很強，我所謂的強是他們不僅在藝術村駐村外，他們更在別的美術館展覽，況且其中一位藝術家英文不好卻硬著頭皮要在紐約待三年，另一位也是，問他們為什麼要留下來他們稱說紐約的機會比日本多，我心在想台灣的機會難道比紐約或日本多嗎？不然每個藝術家總迫不期待或無奈的回國。

對於駐村期間策展人的訪談而言，這是在二十號倉庫與舊金山赫德蘭藝術村所沒有的經驗，也是我們現今藝術村服務藝術家可學習的地方，訪談策展大都是很年輕的畫廊或藝術學院的策展人，年齡層約二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訪談的內容不外乎藝術家背景，藝術家創作理念，藝術家創作方向及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家的出口，提供藝術家不同的思考方向與意見；剛到藝術村時我相當的興奮也感興去有紐約的策展人來訪，原因我總以為透過這樣的機會可以擁有在紐約展覽的機會，事實上，因為在此的藝術家大多是短期駐村，相對得到展覽的機會自然有限，總之策展人的訪談不起作用，但卻也獲得策展人的資訊與見意，對我們年輕的藝術家來講，由紐約的策展人來評論自己的作品無不也是給藝術家啓示與學習。

由於網路的發達，藝術村的行政工作大部份都藉由網路來發佈消息給每位藝術家或讀者，在紐約大都會通常每週星期四、五、六日傍晚都有工作室開放的節目，其開幕內容與形式有別於台灣開幕典禮，在此的藝術村或畫廊大約下五點開始，每次經過篩選後約四、五家值得一看，通常 ISCP 的藝術家都會互相邀約一起去看展，並於會中互相討論與學習，經過多次的觀察看展的藝術家或觀者都以社交的心態居多，或許對一位在紐約多次展出的藝術品而言，人們已瞭如指掌，也或許在紐約的展覽認為社交活動是一項認識人的好機會，透過不斷的工作室開放展覽讓人瞭解你的創作和作者也是展覽的重點吧？！借此也可以交換資訊及交換心得，在這樣的環境下，便可以發現這些社交的藝術家或策展人大概就那幾百人在出入，我一位在紐約待十九年的中國藝術家，他跟我說紐約是個奇怪的城市，因為畫廊藝術村藝術家過多，以致於在展覽的現場上你無法去認真欣賞作品，反而社交的成份居多，他說別小看這樣社教活動，透過這樣的活動，它的作品才能漸漸被人接受，當時我不明白也不苟同，為什麼社交與畫作的叫座有關係，經過四個月的時間經常看展我終於體會，當別人看你作品時只把作品當作品看而已，但當觀者認識你的背景時，你的作品本身就是你自己，我同時也明白作品與作者是必須讓人同時認識的，不然當別人知道你的作品不知其作者是誰時，作品只是一個圖像，如同別人知道你的作品同時又瞭解你時，作品已滲入了你的風格，人文思考背景與創作理念，況在紐約藝術作品發酵是很慢，我所謂的慢是指一件好作品或藝術家必須透過不段展覽與持續性在大都會，不然很快就被消化或遺忘掉，不像在台灣一件好作品一下子全台都被藝術圈傳遍，但被消化的速度自然

也快，另外透過與 I S C P 藝術家一齊逛工作室開放的機會，也讓我學習到藝術家當下互相討論的重要性與滿足感，重要性是你會發現每個藝術家的觀點都不同，從言論中可以學習到作品的精髓與重心，而滿足性是好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一眼就被大家所認同，其實在紐約可被同時讚賞的作品不多，大部份都是考舊老掉牙不然就是毫無創作精神可言的作品。

另外藝術村在我於駐村其間有一次工作室開放，於五月八九十共三天，以及二次的集體出遊至費城及紐約上州 Dia-Beacon。工作室開放對我而言一個難得的經驗，雖然我有過台灣二十號倉庫及舊金山赫德蘭(Headlands)的經驗，在紐約來工作室觀者大部份不是藝術家就是策展人，不然就是美術館的相關工作人員，所以對答中的內涵都不錯，因此開拓我很多的機會去表達自己的作品與結交不少新朋友，而透過工作室開放我也認識”Taiwan In Queens”的策展人李美華，她因而邀請我我在 Union SQ 的”Passport To Taiwan”的展覽。而工作室開放讓我在以後多次參加別的藝術家工作室開放中，部份人都還記得我作品，並且獲得相當多的國際駐村相關資訊。而對費城美術館及藝術村的旅游經驗，對我而言，費城比其紐約更有深層的文化氣質，紐約像是個藝術的大雜鍋，好壞要自己挑，而費城的城市環境本身就有相當的文化氣息，加上費城美術館正展覽有關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現代與當代大師的作品，也讓我上了一堂當代藝術啓蒙經過。而 Dia-Beacon 私人美術館擁有廣大的展覽空間與收藏品，令人羨慕藝術大師的作品，在此空間發揮的的淋漓盡致，透過空間與作品的對話，把極簡主義的精神都與氣氛創造到極至，希望台灣有一天也可以看到這樣精湛空間與展覽作品的對話。

### 三駐村成果發表：

#### (一)創作動機

藝術可說是精神呈飛行狀態的表現，它可不受限於形式、意識、語言、區域空間、媒材……等。以前飛行的職業是我對「軀殼飛行」之實踐，那麼從事藝術創作便是我對「精神及靈魂飛行」的另一種飛行實踐！故我藉由羽毛作為創作，即是動機於羽毛本是鳥類飛行、美化與保護的媒介，當鳥類失去羽毛時，便失去美與飛翔之本能，亦也失去生靈的意義，如同人類為萬物之靈，若失去思想上的自由，便也失去做人的意義般。所以羽毛有我對精神與靈魂的另一層意義之引申外，亦有我對精神飛行上的原生符號；而選擇白色羽毛創作，可更詮釋我對觀念上飛行的單一、純粹意念作表達。而藉由我的材質來傳達一種自然上可被感覺卻不被人看見的景象，例如風我們可以感覺得到卻無法看見我用羽毛被風吹走的過程呈現風被看見的景象。

#### (二)創作成果

我在紐約一共創作三件作品，其中二件空間裝置藝術，一件環境藝術，我創作題目及創作理念如下：

##### (1)落葉聲

我的作品一直都用羽毛來詮釋或啟發”景象”的存在性,例如”落葉聲”這件作品是藉由羽毛來顯現落葉碰地的聲音,當然作品中看不到樹,更沒有葉子可被看見,落葉聲這種微弱的聲音,存在城市中本來就容易被忽略,被覆蓋,且聲音的存在性,本就不被看見,而是聽見,故葉子是否被看見在此已不重要,我要提醒的是”落葉聲:”o當天氣太熱或太冷時,玻璃會產生熱或水氣,羽毛上的膠水因黏性的關係,而使羽毛掉落在地上產生的聲音,即是我所謂的”落葉聲”。

### (2)風水

而在紐約的聯合廣場”Passport To Taiwan”中我創作一件環境藝術作品風水其創作理念如下：

我借用這作品去發掘大都市內微薄細弱而容易被人乎略的自然景象。

“風水”這作品的呈現是在一陣晨雨過後的紐約聯合廣場,所謂的風是藉由我的羽毛來呈現風被看見的視覺效果,而水經過一天曝曬後而消失在地面的過程中,可見水位隨著太陽的溫度增強也漸消失所留下的水痕,與清晨我所置放在水位邊的羽毛的正也顯現水曾在這城市一天的紀錄。

### (3)風球

我運用羽毛及空間內空氣不被看見的微薄細弱的氣流現象,來表現空間內空氣的存在性與流轉,使而羽毛在空間內不受任何外力下自然轉動,又我以羽毛創造成圓柱體狀,觀者由正面直視時會產生突然的暫時性錯覺,錯以為是一個球體在轉動,此轉動便是空間內氣流的轉動,我稱是風球。

(三)創作實物內容如附件光碟。

## 四駐村評估：

針對我在紐約駐村可能之貢獻與助益,我想對我而言是有別於舊金山與二十號倉庫,紐約的文薈與藝術人文原本就充沛,所以會發現每天都有不斷的新鮮事等你去發掘,在發現的過程與結果中,也會自省自己的創作思維與這城市的藝術環境關係,進而檢討自己的作品可否在此生存或被淘汰,我想這也是一種成長,另外透過藝術家與其他國家藝術家的交流,本身即含隱著文化與國家的互相交流。

## 五建議事項：

(一)ISCP 藝術村的行政工作對藝術家其實是很不積極的,所以藝術家本身要很獨立有問題就要馬上反應,不然藝術村是不理會人的,凡事靠自己。

(二)由於我們台灣藝術家每年的工作室都是在七〇三,此空間屬長方形適於展場,靠窗以致於白天光線充足,但對撥放 Video 來說卻是極不恰當,所以如是 Video Art 的藝術家我建議在未抵藝術村前可以先知會藝術村選則不靠窗的工作室。

(三)雖然工作室開放僅一次集體開放,但如果藝術家在駐村其間要自己獨秀的話也可以請藝術村幫忙發佈消息,在藝術村有一半以上的藝術家有辦個人工作室的經驗,所以台灣的藝術家當然也可以自我行銷。